

東塾讀書記

冊一

東塾讀書記

四倍齋要

東塾讀書記目錄

卷一

孝經

卷二

論語

卷三

孟子

卷四

易

卷五

書

卷六

詩

卷七

周禮

卷八

儀禮

卷九

禮記

卷十

春秋三傳

卷十一

小學

卷十二

諸子

卷十三

西漢 未成

卷十四

東漢 未成

卷十五

鄭學

卷十六

三國

卷十七

晉 未成

卷十八

南北朝隋 未成

卷十九

唐五代 未成

卷二十

宋 未成

卷二十一

朱子

卷二十二

遼金元 以下未成

卷二十三

明

卷二十四

國朝

卷二十五

通論

東塾讀書記卷一

番禺陳澧撰

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
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孝經序正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
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
藝論之語澧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
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
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遣子冲上說文書並上孝經
孔氏古文說澧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
二書並上意在斯乎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
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澧案

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
主監試經諸州與司隸同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
有

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天下督
學及府州縣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
東漢時矣

司馬溫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
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
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
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
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
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

再乞資
蔭人試

經義劄子○溫公書儀云于年十五已上
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

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朱子本注云謂依謹身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

節用謂省使儉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以

奉養其父母使其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

是孝順雖是父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

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不能奉養

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

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

戒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

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

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

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

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為一節云

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
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
釋經文澧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
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
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
以明之也朱子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
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
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
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屢有此說然中庸亦有章首子曰
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
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白季曰臣聞之出門
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語孔子告顏淵仲
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
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
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
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
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
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
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
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
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
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
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

司馬溫公

家範引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
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
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邠卿題辭雖
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澧謂不必疑也
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
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衆庶鑒茲前式司馬
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
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
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
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
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
憂致哀致嚴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
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此澧案朱
子孝經刊謬卷末云欲撥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
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
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

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
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
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
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卽孝經所謂
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

星垣名文耀南
海人官江南淮

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
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
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
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

大戴禮主言
篇孔子閒居

曾子侍文
法亦同

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

中庸立天
下之大本

鄭注大本
孝經也

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

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

子作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

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

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

王儉

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

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

事母而愛同

大戴禮本命同

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

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

也

此依校勘記所稱惠棟校本

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

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

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爲自相違

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

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

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一

東塾讀書記卷二

番禺陳澧撰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
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章指子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
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
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語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

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
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
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
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
實則皆可爲異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
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

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

松陽講義卷四

澧謂清獻欲求學字

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盡心堂記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卷十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

澧案學訓效見尚書大傳及廣雅釋詁爾之教矣

民胥傲矣鄭箋云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效也○毛西河四書改錯云學字

注作效字從來字學並無此訓西河之妄如此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

至於後世則衆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

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
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

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

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

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此所謂

學之爲言效也昔吾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歐學褚是效歐效

褚也學詩者云學杜學韓是效杜效韓也學梓匠

輪輿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

琴名度番禹舉人廣西試用知縣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

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孔冲遠解論語時

習爲每日有正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

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

東塾讀書記 卷二 中華書局聚

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

陳水紀聞卷十

王伯厚云凡作工

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

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

辭等指南

此蓋所

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

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

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

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

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

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

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

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

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

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

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

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儉焉得

上文未知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而教弟子則曰

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

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卽孝弟

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

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章在

前千乘章在後治身先於治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

有室強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易色主夫婦而

言陳亦韓經爬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尙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

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

大者也

黃石齋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

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身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澧未見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

其餘自然易曉

語類卷十二

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

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

卷十二澧案爲

人孝弟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

備矣

賢易色主夫婦而言

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

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

道國治國也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

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

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七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卷七禮謂必以一貫爲

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

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卽一貫無疑矣然第

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

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入所得聞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

語此卷十三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日知錄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逸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

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滄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亶亶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

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旣言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

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

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

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

便將許多都掉了

卷一百一十七

又云昨廖子晦亦說與

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

同上又云

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

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

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

同上

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

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

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

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

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榦濟或通經史卽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尚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知方足民小相亦惟安定之教得此意○元史吳澄傳云爲國子監司

業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尤合於四科之法

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躋撰

八代四科志三十卷

見隋書崔廓傳後

蓋爲八代人作傳

而分爲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

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劉獻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

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

並見魏書本傳

皆篤論也

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

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

答潘文叔書

此則論四科

之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爲學朱子猶以爲誤則

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

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己所

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

答孔司戶文仲書

新唐

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禮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

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

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

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推委臣下論司馬文正公云

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

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

得人乞以十科舉士劉子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

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

漢官儀曰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

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經中博士三曰德行

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

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

第廉公之行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此云建初八年

詔建初乃建武之誤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雄所

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能從

政者為四科禮案世祖之詔黃瓊之奏所謂四科

大略皆卽論語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上疏曰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詔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卷十五此皆不言四科之目南齊書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總明觀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可做而行之惟不用元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朱子語類云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卷一百九此則不知論語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爲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也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科也然此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

弦之舞之

子衿傳

誦之者學詩也歌之弦之舞之者

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制氏以雅

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

漢書藝文志

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

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晉荀勗并除鹿鳴舊歌

詳見宋書

晉書樂志

古樂之亡此二人之罪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

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

謝上蔡語錄胡溪跋及伊洛淵源錄皆載朱子發

見上蔡上蔡云與賢說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及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

好爲奇談然可見相警者亦有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百篇此提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弑君孔

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

也

孟子云臣弑其君孔子懼作春秋

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

論語者五經之鎡鐻也

此趙邠卿孟子子題辭語

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

謙辭也禮謂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

所以爲文也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爲

己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卽所謂夫子之

文章也

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

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卷一

四教以文爲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

聖教以此爲先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曾子曰君

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

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
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卽人人皆得
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
又問先生厲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

命

卷二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

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去博文約
禮便自見得今卻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
何處討卷三一問顏淵喟然嘆曰一段曰吾人未到
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卷三六讀論語者當守
朱子之戒勿好爲高論也

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
等十篇阮文達公爲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

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朱子云曾子恁地剛

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語類三五士

不可以不宏毅章朱子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

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上同禮謂讀孟子

述曾子大勇之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且宏毅

之語淺而言之尤可為學者箴砭學者說經數條

即自命為經學斯不宏矣如劉端臨論語駢枝所說不多而條條精確則

又當別論讀書隨意翻閱不能自首至尾斯不毅矣為

士者如此曾子以為不可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

近然二者實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

知也溫故者無忘也知及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

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造者知也

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
平日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

如此

顧亭林著書名曰
知錄甚有意

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
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
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
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
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魯自開國以來何以什一
而足至什二之後何以反不足乎復於什一則不
能不節用而用自足矣
此乃穀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

錄之其餘十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

附

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載諸
賢之言之事其荒唐者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

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學焉而得

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夫旣咸爲師傅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

朱竹垞孔子門人考甚詳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爲門人禮嘗辨

之文在東塾集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爲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

謂之士矣子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爲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勦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澧謂何平叔集解真所謂無勦說者杜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

氏遠矣不止言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上句采
鄭注下句采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
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
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己復禮爲
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
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
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
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
何平叔之簡擇翦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

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

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生而知之者上

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謂十室之邑一章葉公

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

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

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

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

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爲

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

故以物畏爲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

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故寄慨於

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

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回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其遺仁義忘禮樂墮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

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

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子志於道邢疏云

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此亦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

疏云此章明孔子隨聖同凡邢疏亦襲其語此剛棄之未盡者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說苑辯物篇云子貢問孔子死

徐自知之風俗通怪神篇略同皇疏云外教無三世之義周孔之

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此用佛氏語說經殊

乖說經之體且謂周孔爲外教尤非儒者之語矣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廬山沙門慧琳著均善論曰黑學道士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照幽冥

之途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魏書李瑒傳云于時域之深也皇疏說正與此同

民多絕戶而爲沙門場上言孔子云未知生焉知

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

教乎使李瑒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爲從鬼教矣皇侃

謂周孔爲外教固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
之教異於佛敎者程易疇云人生有三大分既生
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
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
也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
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
聞該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
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比
物此志也論學小記曰聖人非不知之者易繫辭
儒敎與佛敎尤明其云錄後漢書此程氏說分別
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固明言知
之也○皇氏謂周孔所及於外敎顏氏家訓歸心篇更
謂佛非堯舜周孔能及乎正可勸人不學
佛也學堯舜周孔能及乎正可勸人不學
者所不及

皇疏最精確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集解采王肅
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
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發之禮案
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

德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

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班孟堅西

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皇疏解知德者爲知德

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

從王肅說蓋未見皇疏且云自第一章至此疑皆

一時之言或問云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

此朱子誤讀史記也史記孔子爲世家子路慍見下

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

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且卽以爲一

時之語亦當謂知德之人少故君子固窮猶言天

下孰能宗子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遂初堂書

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

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

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

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餘若季氏

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宰
子晝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
子行三軍則誰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爲諸賢
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
爲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
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
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
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
是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

至於不通而淺拙
粗俚者則更多矣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真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
云誰與皇音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

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
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之也王門人峻

之云此條孫頤谷讀書歷錄已疑之又子温而厲
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孫氏亦疑之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禘之禮
爲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
禘一名禘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子曰射不
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
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盍
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
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
也不知真皇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真皇疏歟

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
主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君召使擯執圭君子
不以紺緌飾盍徹乎邢疏皆頗詳明似孔賈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
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皇疏本此注
作馬融曰

邢疏云子張問

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
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
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
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
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澧謂順知既往
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
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

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
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
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
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爲問禮明矣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尙可
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尙存夏殷禮亦有
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
非但順知旣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
是其無定識也

漢書禮樂志云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

可知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文曠大儀未有立禮成
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禮成
也此班孟堅以爲繼周者可知前聖遺制也史記
孔子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似預知將來之說矣續漢書輿服志云孔子曰其

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殿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此亦似預知之說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曰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
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則以爲預知矣宋書禮志引
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
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此
讖緯之書固宜以爲預知耳

朱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此乃朱注之大義
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
顏子閉戶安能與禹稷同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
德主乎仁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也說見語類卷六此二
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
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
未仁難與並爲仁不可解爲子張未有心德且不
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
字皆密合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惟中庸云肫

肫其仁

鄭注云肫肫懇誠貌朱注云肫懇至貌

此語最善形容仁字可

據以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

是肫懇子張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

也但未肫懇耳

朱注云子張少誠實惻怛即肫懇也

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顏子常有肫懇

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

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心德解

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

合者矣

上蔡語錄云呂晉伯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

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

門說禪一般禮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著愛字乃孔子之教上蔡云怎生見得仁何其慎也力行近

乎仁即是肫懇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肫懇此甚明白何必與尊宿門說禪

乎一般

東塾讀書記 卷二十一 十九 中華書局

克己復禮朱子解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爲
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

朱注引程子曰須是克盡己私朱子解己爲私欲
本於程子也邢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

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
勝其嗜慾禮案朱子解克爲勝蓋本於此劉炫之

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邢疏轉引之耳
楊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

炫之所禮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

約身也馬氏之意蓋以克己復禮卽約或疑如此

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

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夫子雖曰仁

固曰可以棖也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

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

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
皆欲也明其爲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
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義卽理也利卽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
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卽理也懷土懷惠卽欲
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卽理也下達卽欲也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卽理也易下繫困
德之辯也
鄭注云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
德於是別此解爲固守其窮也濫卽欲也君子謀
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卽理也謀食憂
貧卽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卽理也求
生卽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爲包括故朱子請陸
象山爲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

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

所刪改故也唐元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

爲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

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

出矣父在觀其志孔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朱注不刪改巧言令色包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朱注不

注者喪盡其言善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慎遠孔子曰慎

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改孔子之二字但云舊說惟

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朱注引之但云舊說惟

可殷也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謂文質不重則不明威引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

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

游氏說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此

前後不相應也其

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克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齊之

朱注善爲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日光玉

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之功矣

孔子荅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爲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昔人駁難者多矣澧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見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

云毀者或損其真此之謂也

朱注所言諸賢之失多出於前人之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論

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

下文云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

推其極亮舜之治亦不過此朱注若但采此數語則無病矣

陳成子弑簡公章

朱注采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澧謂如此則胡氏聖

於孔子矣孔子作春秋乃不知春秋之法而待胡氏教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之兵而後告哀公乎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

章謂善人不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閻百詩四書釋地三續已

之疑翟晴江云善人生質雖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

造乎深奧若以荅辭作如是解庶於道字貼合四書

考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

聖人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

也澧謂此章必如此解乃通先生掌教粵秀書院時每說四書新義示

諸生如此條是也又云與滅國謂諸侯王無功荅

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語詰之

哉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

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老釋之說故說經不可不慎

論語有難解者如子見南子章集解孔曰行道旣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邢疏云安國以爲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澧謂此章真可疑安國旣疑之而不復爲之說是其篤實也凡讀書當闕所疑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若子華使於齊章皇疏云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乏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澧謂子華之富夫子明言之此無可疑者冉子之意蓋酬其勞耳不必疑而疑尤當以爲戒也

伊川語錄云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
論語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

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

二程遺書

卷二朱子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

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

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

君書

又云以論語

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須從

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

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

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

此甚可歎

王欽之書

又云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

不如看論語者漸見次第

黃直卿書

又云語錄散漫

亦難看卒無入頭處不如且就論語做工夫

元履

黃東發云晦菴先生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菴而已

撫州辛未
冬至講義

東塾讀書記卷二

東塾讀書記卷三

番禺陳澧撰

孟子

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
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
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
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
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
此公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

子荅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

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

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

詞非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

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

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但云可以爲善而已乎蓋

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

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

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程

疇論學小記云乃若者轉語也從下文若夫爲不

善生根人皆有之者下愚亦有也其說近是但不

敢謂性不純善故云下愚且謂乃
若二字生於下文文法尤不順耳
人無有不善趙氏注云人皆有善性孟子道性善

注云人生皆有善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注云人仁義之性少而皆有之公都子章章指云天之生人皆有善性趙邠卿善讀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說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僞孫疏云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此語亦明白直截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荀楊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

性惡篇

黃百

家駁之云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

宋元學案卷一

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

性惡篇

戴

東原云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

明

孟字義疏證

澧謂塗之人可以爲禹卽孟子所謂人

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何必自

立一說乎

漢書藝文志儒家虞上說一篇注云難荀卿也今不得見其所難者何如如黃

戴二說雖荀子復生亦無辭以對也楊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

修身篇更無一語申明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

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黎云性之品有上

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云下之性畏威而寡

罪

原性篇

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

情可以爲善畏威寡罪卽可以爲善之情也不能

異於孟子也

荀楊韓之外疑孟子之說者尤多春秋繁露云性

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

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

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孟子下質於禽

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

謂性未善深察名號篇又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

實性篇澧謂董子言性有善端性有善質正合孟子

之旨善端卽孟子所謂四端也何疑於孟子乎何

必以聖人之善乃謂之善乎且又云凡人之性莫

不善義玉英篇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

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杯篇則尤與孟子之說

無異矣

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

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

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

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未爲實也本性篇又云孟軻言

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

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又云盜

跖非人之竊也莊躑刺人之濫也上同澧案世碩等

但言人性有善有惡非謂人性無善也此不可執

以難孟子也盜跖非人之竊莊躑刺人之濫則惡

人之性皆有善明矣愈可見孟子之言性為實矣

其言中人以上以下則韓昌黎性三品之說與之

暗合也昌黎所言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不遇如

之誅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為見哭唐柳

璨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

為子璨之為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叔

魚楊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劭璨之甚望溪文論

可以釋昌黎之疑矣荀子勸學篇云其善者少
皇甫持正云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
多益孟子荀子杜牧之云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

子荀得多矣

三子言性辨○案孟子謂揚雄

孟荀皆一偏何以

孟子獨能合經乎謂荀子得多則不必與辯也或

感憤之語歟

劉原父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

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

公是先生

第子記

智愚與善惡判然不同而永叔不能分宜爲

原父所折也

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不移是其極昏暗不能使之明非極惡無善也

司馬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

也丹朱商均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

之性無不善乎

疑

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

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

性

王介

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

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

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

性原

蘇子

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

孟子解

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

之語然孟子此語答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卽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

慢貪惑之人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
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
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盜跖亦
知顏閔之爲賢也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
而羞非致知在格物論又云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

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蒂芥

中和

論又云盜跖莊躄諱聞其惡有羞惡也

潛虛宜之初

此

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矣又何疑乎

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
善是也二程遺書卷一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卷六朱子云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
善說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

如此卻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卻得程氏出來
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

語類
卷四

又云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

荅林
德久

書 澧謂程子說出氣質誠圓備矣然孟子所謂性
善者謂性皆有善本無不圓備之病且論語性相
近也朱注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孔子言
性兼氣質孟子言性豈必不兼氣質乎性中有仁
義禮智又有氣質氣質善者純乎善氣質不善者
皆有仁義禮智乃所謂善豈不圓備乎程子言孟
子只是說繼之者善則與蘇子瞻之說同蘇氏易
傳云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
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澧謂此
皆欲高出於孟子之上然易言繼善在成性之前

孟子說至此已極高矣而猶欲更高乎朱子雜學辨已辨蘇說今不必更辨程說矣

黃東發云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也

日鈔卷二

澧案孟子但言性善

未嘗以爲盡與堯舜爲一也東發誤解聖人與我同類之語耳同類非爲一也

胡康侯云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其子仁仲作知言引其說而申之云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

今本知言無此條其卷首有朱子所

作知言疑義則有之

澧謂康侯之說文義不通仁仲之說亦

欲高出於孟子之上不必與辯

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

者此許叔重恪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惑於荀楊者也且言性善不言情惡亦恪守孟子其情可以爲善之說故但云有欲欲亦有善有惡非盡惡也

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云性則爲善情則爲惡觀蘇綽之粗疏則可見許叔重之精審矣角弓

詩鄭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亦恪守孟子皆有之說尚書皋陶謨孔疏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禮記中庸孔疏云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此所謂多少尤可以發明皆有之說袁彥伯云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後漢紀二十五濃薄卽多少也彥伯之說亦精細可參置之鄭孔之閒也

黃百家云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

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而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閒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

宋元學案十七

澧謂楊氏此說深明孟子性善之旨梨洲以爲未瑩實梨洲未瑩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此卽性善之確證其泚也卽其情可以爲善者也若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豈可云人之性

必委親於壑其泚者僞乎

性善之說與性相近習相遠正相發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性善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性相近也富歲子弟多賴

阮文達公云賴猶賴也

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習相遠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性善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性相近也賢者能勿喪耳習相遠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性善也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也梏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習相遠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也

朱子荅宋深之

書云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禮案朱子以爲孔孟之說有異似不然也孔子言性相近者正指性之理而言之性之理聖人與我同類故相

近也同類者非人人皆聖人也如有若所謂
聖人之於民亦類耳故不曰同而曰近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荅公都子所述性可
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朱
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
彝或用爲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
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
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
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
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卽孟子所
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
其誤在以仁義爲非固有

以人性爲仁義猶
以杞柳爲桮棬

夫但

知固有者爲性而不知仁義爲固有則性中固有

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真猶犬牛之性矣
故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爲固有固有卽良知也
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卽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
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爲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
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
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

趙氏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爲也宋史文苑
傳章望之字民表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
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救性之名雖大過然其
文不傳亦可惜也焦里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
錄

朱子云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
心故勸人讀之語類一八陸象山亦云告子一篇自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

與邵中

朱陸之

說皆如此其必當讀無疑矣

告子篇曰弗思耳又曰弗

思甚也三言弗思如呼寐者而使覺也人有雞犬放今有無名之指二章尤淺近而痛切

朱子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

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

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苦信不及又引成覲顏

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

外更無別法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

不同

答梁文叔書

孟子此章至爲切要得朱子此說而

愈明矣

孟子道性善又言擴充

趙邵卿云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

性

善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擴充者人皆可以爲

堯舜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三言充卽擴充之充也充實之謂美亦卽擴充之充也此外擴充之義觸處皆是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擴充也推恩保四海擴充也集義養氣盡心知性知天擴充也博學詳說增益不能皆擴充也取譬言之則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若鄉原自以爲是則不擴充者也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不擴充則牴牾之也枉尺直尋牴牾之端壘斷藩閒牴牾之極也

未能擴充先求有諸己操則存有諸己也欲其自得之有諸己也仁在乎熟有諸己也旣知擴充又必勿助長進銳退速助長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

助長也

朱子答李晦叔書云罷卻許多閒安排除卻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

亦不可重疊
更下注解

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告以性善可見學問以知性善爲先也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云云此則必待學問而後能知之矣可見既知性善又不可無學問也學問者擴充也

孟子道性善而必引舜何人也之言必引文王我師也之語非但性善而不學古人也論語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極言忠孝之重能忠孝則雖未學亦可不苛求之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極言當誠求耳既曰不中不遠則固未必卽中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如恥

之莫若師文王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皆所謂學之
爲言效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則不學不效者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若不學不
效則竭目力可矣不必以規矩矣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孟子之學也如
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何所以乎既博學詳說則
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以乎

仁義禮智樂皆有實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此至
約之說也鄭康成六藝論謂孝經爲道之根源六
藝之總會卽此意也

盡心章亦至精至約

下數章亦然

盡其心者盡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

也

此偽孫疏之說甚明確
不可以其偽而忽之也

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所謂知天者如此無高妙之說也

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澧案孟子引詩者三十之經始靈臺刑于寡妻畏天

乃積乃倉古公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永

言配命兩引畫爾于茅雨我公田周雖舊邦出於

幽谷戎狄是膺兩引不愆不忘天之方覲殷鑒不

遠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周餘黎民永言

孝思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憂心

者四普天之下小弁凱風不素餐兮○齊宣王引

論辨之語無引書者十八湯誓曰時日害喪書曰

又湯始征書曰我后葛伯仇餉泰誓曰我武惟

揚書曰若不顯我文王謨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書曰

祇載見誓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伊訓曰天誅

造攻自牧宮康誥曰殺論書者一武又有似引書

越人于貨書曰享多儀論書者一武又有似引書

而不言書曰者有放勳曰勞之來之類所謂尤長於

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

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

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

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

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

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惡

戰也其事其文其事三者不獨深明春秋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

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國曰市井之臣云云下

文皆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上文云云

未學禮乎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云云天子天子一位云

云皆曰嘗聞君薨聽於冢宰引孔子曰天子天子適諸

一侯引晏子曰見有不明言禮者夏后氏棺槨無度云云

徒云夏曰校云云招虞人以下必有圭田云云歲十一月

里云云儀牲既成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

云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齊宣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云云與內

則略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蓋禮文繁博閒或

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孟列女傳孟母謂

婦人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曰

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儀惟酒食是議年少則

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死則從乎子禮也觀
此則孟子通五經蓋由於母教但七篇中偶無引
易之語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乎
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率
矣○朱子集注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
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近有西書隨見錄於南
昌姜氏樟圃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不可識之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日
知錄詳考之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
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曰亦見論語大人者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經
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
斯夫不舍晝夜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

位一章全
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
晉楚之富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諂笑
曾子謂子襄曾子居武城曾子養曾皙曾子不忍
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曰不可凡
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卽此可見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黝似子夏是曾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出曾子述夫子自反而縮數語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又觀或問曾西一節卽孟子所謂不爲管仲也卽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之證也

又因此見曾西之賢而有才故或人以子路管仲擬之觀其答語醇謹而雄直曾

氏家學可以想見且可見子路高出於管仲遠甚也或人問管仲在子路之後此人亦非庸俗人也

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所聞蓋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

公明儀曾子弟子

見祭義鄭注檀弓孔疏云子張弟子

孟子述其言

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所謂師文王

蓋本於此也又述其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以此數語告齊宣王論逢蒙殺羿亦引其語蓋最敬其人也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之且在周公制禮之前矣孟子以井田世祿告滕文公

朱注云孟子嘗言文

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

又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

不征耕者助而不稅皆本於此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亦必孟子以此二事勸之也以此知孟子所言王政皆文王之政所謂師文王者在此也

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
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
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
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記文王之

政也

下文云云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云此之謂則爲古語明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孟子不但述其事且能言
其年數可知所據古書記事甚詳也舜之飯糗茹
草舜之居深山之中皆古書所記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孟
子平日撰定之語故兩言之而略同

趙邠卿云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

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

萬章章句下

澧案此亦古書

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不恭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豈君子所不由乎

孟子不與右師言即不與惡人言也然則孟子由伯夷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云閱損不食汚君之祿則閱子亦由伯夷也

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

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

與友人論學書

澧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

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
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蓋其才略
膽氣固互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
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柳下惠之和其
本亦在介不然則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矣何謂和
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如此夫取
與卽人心也道義卽道心也辨其非義非道卽精
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卽一也伊尹之言可以包
荀子所引道經之說也儒者尊信孟子誦法伊尹

可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亦是聖人之任澧謂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與伊尹言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若合符節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然則非道非義千駟弗視陳仲子亦能之所異於伊尹者彼無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也此山林枯槁之徒所以異於聖賢也

陳仲子之辟兄離母許行之並耕白圭之二十取一皆欲

自表異以驚世駭俗此亦戰國時風氣也

陳後山云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

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

徐州澧學記

謂古今賢哲之行大約不外清和任三者後山論行而舉伊尹夷惠是其卓識也求之三代以後則

陶淵明伯夷也梁昭明太子云有能讀陶淵明之

文者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淵明集序陳太丘柳

下惠也范蔚宗云太丘與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

薄夫以淳後漢書陳寔傳贊諸葛武侯伊尹也杜子美詩

云伯仲之閒見伊呂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采蜀記晉劉宏觀亮故宅立碣李興

為文有匪臯則伊之語杜詩或本於此楊子雲自比柳下惠法言淵

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然作符命以同流俗合汚世是鄉原

耳齊原之極者馮道也

伯夷伊尹與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皆不為也是則同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殺

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尚志

即與伯夷伊尹孔子同士可不勉乎

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

然後云孟子鄒人也此於列傳爲變體蓋以梁惠

王第一章爲七篇之大義故揭而出之

朱子采太史公語入

第一章集注

且又於魏世家載之又於自序云絕惠王

利端作孟子列傳太史公之於此章可謂三致意

者李泰伯云人非利不生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

原文篇

泰伯喜駁孟子乃并何必曰利之語而駁之

真所謂激矣商鞅云吾所謂利義之本也而世之

謂義者暴之道也

開塞篇

泰伯之說流入於商鞅之

學而不自知也

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澧謂堯舜

湯文王孔子非後儒所可擬也

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卒後至於今五

百歲小子何敢讓焉論衡超奇篇云周長生所謂

鴻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
長生在孔子與可見談道統者漢人已死在
其上

一章取論語狂簡狂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爲賊安在哉在闔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邪慝經者常道也卽古與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

偽孫疏云如伎口辨原者是不經也此語得之不可以其僞而不

也棄之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爲君子也

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旣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狷而爲一王蘭泉云狂之志旣與古爲徒則豈能閹然鶩媚世之爲勢非極於踴踴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

華海堂集

序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何嘗非狂者之志不枉尺而直尋何嘗非狷者之潔孟子可謂中道矣而仍不離乎狂狷也

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狷也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聖門也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

也

蘇東坡云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

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然爲衆人之所能爲此孔

子孟子所謂鄉原也策略澧案中庸鄭注云國有道

不變以趨時鄉原生斯世爲斯世卽所謂趨時也

天下相率於趨時以至於敗壞衰亂故孔子謂之

賊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

忿戾矜卽獯也矜雙聲矜與鏗通鏗亦作鏗見

矜與鏗通故亦與獯通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

也詐愚卽原也詐卽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

蓋狂獯亦有似是而非者故孔孟取狂獯而不取

原壤陳仲子也且孔子言狂者又不可得則狂者

甚難能而可貴對中庸言之則謂之狂對流俗言

之則爲反經矣。獯者之不屑不潔，卽伊尹夷惠之歸潔其身也。故真狂真獯，其品甚高。若肆蕩忿戾，好剛不好學，則其爲害大矣。何足取乎？狂者嚶嚶然曰古之

人而其行不掩，故論語多說言行正所以裁之也。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餘言於戰國衰亂言之，痛切當時，竟不知也。若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卽轉衰爲盛，撥亂爲治矣。上修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且以賊民興由於下無學，然則學問之事所係豈不重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欲國不空虛，則信仁賢，欲定亂，則

明禮義欲足財用則脩政事此孟子之經濟也

離婁章極論爲政用先王之道當時諸子之說竝

作皆不法先王而自爲說也孟子距楊墨楊朱老

子弟子距楊朱卽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

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朱注以爲孫臏吳起蘇秦張儀

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

以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可以距名

家天時不如地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

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非君子之言可以距

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爲大儒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

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

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矣

及是時三字其意甚急閒暇之日不易得也即所謂迨天之未陰雨也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
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
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
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
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書與人亭林在明末亦一孟
子也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云知士無思慮之
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
之事則不樂徐無鬼此則得已而不可得已而

不已故天下之書汗牛充棟也

朱子語類云解經已是不待已卷十經

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絀

者不伸也非斷絕也

史記儒林傳云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

門學者獨不廢也

韓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

道原李習之

云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

復性

書上篇

澧案孟子知言養氣則以告公孫丑人皆有

仁義禮智之心正人心距楊墨以承三聖則以告公都子取狂狷惡鄉原君子反經斯無邪慝則以

告萬章此皆微言大義傳之高第弟子者荀子詆

孟子云世俗溝猶瞽儒嚶嚶然遂受而傳之

非二十子

然則其時傳受孟子之學者不少荀子嫉之謂之

溝猶瞽儒耳韓非顯學篇云有孟氏之儒謂之顯

學安得以爲不傳哉

程伊川爲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人欲肆而天理滅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魏鶴山云千數百年閒何可謂無人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

朱子年譜序

王順渠文錄云孟子

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陳太丘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嗚呼悠悠千載向

誰晤語

禮未見順渠文錄據明儒學案錄此

禮謂漢唐人且可不論

而先無以處濂溪也

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荅之多客主之辭乃戰

國文體也

如卜居漁父之類

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

持論之嚴如此

潛丘劄記卷一引讀書記論彭更萬章謂學於孟子之門者守身

之嚴類如此禮謂公孫丑問不素餐兮亦然

則其問不託諸侯不見諸

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

大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卻不知

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卷六此不知孟

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閱遠深

博非問荅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

之體乎

孟子言孔子獵較萬章尚疑之必不信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之語矣

李泰伯云天子在上而孟子游於諸侯皆說以王

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以獎周室

策問自來非孟子者以此說爲最甚魏叔子云孔子

尊周而孟子游說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

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

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留侯論澧謂此可以解泰伯

之惑矣孟子時生民之憔悴有類於倒懸安得不

以王道救之乎若說齊梁之君以獎周室則必爲

齊桓晉文之事然戰國時桓文之事不可復行所

謂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鄒敵楚者也荀子最惡孟

子使孟子果有不獎周室之罪何以荀子竟不非

之乎正以荀子在當時知其事勢故也泰伯之說

乃讀書而不論其世者也程子亦嘗論此謂視天

梁惠王篇集注○孟子于七篇惟桃應章可疑閣百

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

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四書釋地又續禮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不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況可苛論乎

滕文公爲世子章朱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章朱注云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燕人畔章朱注采林氏曰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禮案此朱子教人讀孟子之法也宋史儒

林傳楊泰之所著有論孟類近時林月亭學正伯桐有孟子章類一編惜未見其書也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前後數章皆一二句朱注以爲有爲而言是也蓋因論一事記者摘錄一二語此卽論語之體也

有不虞之譽無罪而殺士數章皆短

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如公都子曰告子曰章疏云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

三名蓋人之性本善而欲爲善者非性也案此語非是

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所謂物者自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
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
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
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
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
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
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
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
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通者如我

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疏云我能爲君期與敵國
戰關必能勝連讀與國戰三字謂國爲敵國此其

不通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
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

於義是也釋惡爲惡疾又不通也然後知生於憂
患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

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七字又不通也會哲死
會元養會子疏云會哲已死會元奉養其會子此

其字不通丑見王之敬重其子也此其字又敬子也疏云今丑每見王之民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疏云怨云何爲而後去其我之降周公相武王誅紂疏云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此其字皆不通然何以不通至此此疏必非一人之筆也

東塾讀書記卷三

東塾讀書記卷四

番禹陳澧撰

易

伏羲作八卦其重爲六十四卦者何人則不可知

矣

三國志高貴鄉公云後聖重之爲六十四此語最審慎

然必在倉頡造文

字之後也八卦之爲數少可以口授卦名至六十四卦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上古愚民安能識別乎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爲得其實又云周禮小史

案當作外史

掌三皇

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故孔安國書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澧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沖遠獨據僞孔說且以周禮傳會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之事非三皇

時所作之書

周禮賈疏云世本作云倉頡造文字

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也

且既引僞孔說而僞孔

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畫六十四卦也沖遠

又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

生著凡言作者創始之謂幽贊用著謂伏羲矣上

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

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澧案此以伏羲創始

牽連於用著又以用著傳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

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著矣何

以知三畫不可用著乎

周禮鄭入鄭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羲

未有撰著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著非謂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

孔沖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

伏羲重卦之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

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

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十六又云不是先有

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

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

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

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卷七十五

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

聖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

器也澧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

圓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

於圓非因見圓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

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

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

東塾讀書記卷四

中華書局聚

文王與紂之事邪左傳昭二年孔疏云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其是非澧謂孔子言易之興但揣度其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競乎惠定宇必以爲文王作所撰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於岐山者爲夏王紂曲如此更可以不必矣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

上下經

禮案十篇二字當在文言二字下

此千古

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篇爲經注之祖費氏以

十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之書已佚

儒林

傳云亡章句釋文序錄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

禮謂此章句蓋傳費氏學者筆之於書非費直自作

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

荀悅漢

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

之說凡據十篇以解經者皆得費氏家法者也其

自爲說者皆非費氏家法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

錢辛楣周易讀翼揆方序云三聖入爲之經宣尼

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又有贈邵洽南

序其說
亦然
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此班氏特筆也訓故舉大誼凡說經者皆然豈復

東塾讀書記 卷四 中華書局聚

有加於此而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

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

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

變之書藝文志易有古五子雜災異神輸之類

丁寬易說則無之惟訓故

舉大誼故特著之也自商瞿至丁寬六傳而其說

不過如此此先師家法也

丁寬再傳乃分爲施孟梁丘三家

焦里堂云卦氣值日見易緯稽覽圖唐書載一行

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孟氏所說別無

可核惟見此議然以易說歷與以歷說易同一牽

附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

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

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

得此事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

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

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班固以孟與施梁
丘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禮案藝文

志孟氏京房十一篇之上有神輸五篇則孟氏京房十一篇亦神輸也

此與京房並

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梁丘氏疏通證明
者也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日七分必非章句中
之說章句止二篇而唐時所存十卷以災異躡入

其中必矣

焦氏自注云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

虞翻自稱傳孟氏

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納甲卦
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
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
與阿哉

易圖略

卦氣之說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

睽升臨之類上下經十翼皆無之謂之外道可矣
十二消息卦之說則必出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
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皆必指此而
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此說也虞仲翔云乾爲
寒坤爲暑謂陰
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
至泰故暑往寒來也澧案此泥於說卦傳乾爲寒
之說耳變通配四時仲翔注云泰大壯配春乾
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此說則得之
矣

張皋文云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
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
猶濂焉鄭荀易
義序澧謂鄭氏爻辰之說實不足信也

錢辛楣云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
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
問答澧謂費氏惟以象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何

以有分野之說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耳李鼎祚集解序云補成康之逸象然其書不采爻辰之說是其有識也

虞仲翔注乾卦云成既濟惠定字周易述云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澧案乾之所以利貞者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既濟彖傳乃說利貞二字之通例此虞氏之最精善處亦惠氏最精善處此真以十篇說經者矣虞仲翔之前荀慈明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此說則不然矣見龍在田言

在田而見也飛龍在天言在天而飛也然則或躍

在淵卽在淵而躍也

詩云魚躍于淵鄭箋云魚跳躍於淵中然則易之或躍在

淵龍跳躍於淵中也

如荀說則當云或躍入淵矣文言曰上

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謂二爲田五爲天三

爲人四則爲人所不到之境也

孔疏云九四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

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

蓋淵者滄溟也非潭窟也

毛西河仲氏易以爲

大瀛是也

荀云地下稱淵者乃傳合於文言上下无常

進退无恆之語耳然旣云乾二升坤五九二見龍

在田豈坤五可稱田乎然則非坤初稱淵矣

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

上弭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

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弭二十三坤乙三

十日東北喪其朋虞仲翔嘗注參同契遂取其說

以注易云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
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日巽象
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
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
見於中繫辭上注澧謂參同契言丹法儒者可置之不
論若說經則不可不明辨之矣如虞說有可通有
不可通月三日生明爲震象十七日生魄爲巽象
十五日望爲乾象三十日晦爲坤象此可通者也
八日上彗廿三日下彗皆半明半魄三畫之卦豈
得有半陽半陰者乎其以八日爲兌象廿三日爲
艮象不可通也坎陽在陰中離陰在陽中月豈有
明在魄中魄在明中者乎且謂晦夕朔旦爲坎日
中則離豈有晦朔見月者乎尤不可通也晦夕朔旦日中

之語參同契所無
虞仲翔所增也

望前月出地平時日猶在天人

目不能見月故生明必至日暮乃見於西上彗必
至日暮乃見於南望則日暮卽見於東謂三日暮
出庚八日見丁十五日盈甲此可通者也十七日
暮後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辛方始
見爲巽象乎廿三日夜半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
天將旦月至丙方始見爲艮象乎此又不可通者

也

王文簡經義述開焦里堂易圖
略皆有駁虞氏之說文不多錄

錢辛楣荅問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
自紊其例者文多錄澧謂仲翔最紊其例者无妄大
畜二卦也凡仲翔之卦之例以兩爻相易其餘四
爻如故惟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遯之上九置
於初六之下而爲初九而初六爲六二六二爲六

三九三爲九四九四爲九五九五爲上九矣大畜
注云大壯初之上則以大壯之初九置於上六之
上而爲上九而九二爲初九九三爲九二九四爲
九三六五爲六四上六爲六五矣如无妄大畜之
卦之例是則兩爻相易者非也如兩爻相易之例
是則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以初爻置上
爻之上者非也

虞氏於无妄爲此說者以象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於大畜爲此說者以象曰其德剛上而尚賢也然此當如錢氏說无妄爲遯九三與初六交易故曰剛自外來大畜爲大壯九四與上六交易故曰剛上也

虞氏易注多不可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云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也彖曰履柔履剛

也注云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澧案如虞說乾爲人坤爲虎乾人履坤虎是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藉乾故柔履剛然藉者在下者也履者履所藉也坤藉乾仍是乾履坤剛履柔也其說之謬如此而輒詆人爲俗儒可乎

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既濟六二婦喪其鬢注云離爲婦泰坤爲喪鬢髮謂鬢髮也坎爲元雲故稱鬢詩曰鬢髮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爲雲非爲髮也而引詩鬢髮如雲以牽合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

詩之言婦女者多矣若可牽合於卦象則乾爲玉詩曰有女如

玉可謂乾爲女乎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

矣

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注云繫辭具焉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韓注云說卦備矣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朱子本義云繫辭備矣本義又屢稱程傳備矣皆學王輔嗣之法也

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當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

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

朱子本義亦云出潛離隱亦以

此語之精密故承用之也

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

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此真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注皆如是則誠獨

冠古今矣

○周易正義序云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撰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禮謂此卽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王輔嗣注云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愛於來而惡於去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也禮案爻辭象傳皆無此意輔嗣自爲過高之說以解經如此則非費氏家法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暘以義理惟因范甯

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
高談理數祖尙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
易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卽引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閒如谷神
芻狗三十輻共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
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
至深于桀紂耶錢辛楣亦云若王輔嗣之易何平
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
或有閒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何晏
論澧案
此皆公允之論宋人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
學百年以來惠氏之學行又無輔嗣之學矣講漢
易者尤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
然輔嗣傳費氏易獨非漢儒耶輔嗣雜以老子之

說仲翔何嘗不雜以魏伯陽之說耶在乎學者分

別觀之耳若云好古仲翔吳人輔嗣魏人吳古矣

魏何嘗不古耶韓康伯繫辭注云遺者何无之稱也又云常无欲以觀其妙殆可以

語至而言極也又云聖人雖體道以爲用未能全无以爲體又云坐忘遺照由神而冥於神如此類

者則是談元而非注經矣輔嗣不至於此也

孔冲遠等作正義用王輔嗣注近人詆王注竝詆

正義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冲遠正義序云江

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元義多浮誕若論住

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

爲教於孔門也據此則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

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冲遠皆掃棄之大有廓

清之功也論語未知生焉知死皇疏涉於釋氏可見江左諸儒風氣如此繫辭傳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以釋氏之說解之者必多矣

上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疏云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子云馬翦剔羈絆所傷多矣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而不能屏絕老莊列之說此其病也且所引莊子尤非經意如其說必不翦剔羈絆而後馬之理得乎

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

郡齋讀書志困學紀

聞皆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

又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

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於鄭所說爻辰皆不采是其卓識至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旣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

室生白吉祥止止坐忘遺照微妙元通深不可識
俾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以異乎

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
鄭康成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漸
卦惟采干寶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
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專重虞氏
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云案坎爲豕訟四降初
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
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矣虞氏以三至上
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
邦之中信也澧案此虞氏異見李氏能不阿好曲
從然其所自爲說則純似虞氏可見李氏本虞氏
之學也

孔疏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雜卦
第十一引虞氏一條餘則未見解引蓋不

喜虞氏之學也此李氏所以作集解與之角立也

王輔嗣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

義然後明之以其物

乾文注

又云爻苟合順何必坤

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

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

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

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

略

朱子云案文

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

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

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

剝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

幸其偶合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唯其一二之

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

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誠則又何必
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

易象說

又云王

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
又云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易有象數伊
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
上獲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
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
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語類卷一百三

乾爲馬又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震於馬
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於馬爲美脊爲
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王輔嗣云何必乾乃爲
馬豈不然乎巽爲木而坎於木爲堅多心離於木

爲科上槁良於木爲堅多節然則何必巽乃爲木也坤爲地而兌於地爲剛鹵坤爲大輿而坎於輿爲多眚然則何必坤乃爲地爲輿也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

渙彖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孔疏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况喻之義澧案巽爲木此不必案文責卦者而輔嗣亦不用此則偏矯太過矣

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

易象說

又云諸爻立象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
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語類卷七十五如說十年三年七日

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

也語類卷七十五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

可考同上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

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

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

可知同上不知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

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同上聖人分明

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

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他無此象同上易畢竟

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

未濟卻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

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

是艮體此可見

卷六十六○
案艮當作兌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
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荀爽虞翻之徒穿
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
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
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
而易之大指荒矣澧案夫子作傳所以解經之取
象也如潛龍則解云陽在下牝馬則解爲地類也
而荀虞之徒又於傳中生象誠有如亭林所譏者
矣

象傳有不釋象者貫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
終无尤也而不釋貫魚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象曰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而不釋靈龜童牛之牲元
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
之吉有慶也而不釋童牛豮豕屯如遭如乘馬班
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
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如遭如四句但以
難字包括之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
亡也見豕負塗五句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夫象
傳而可不釋象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惟
其爲孔子所作則無敢議者耳如輔嗣注如此近
人必以爲空談矣必每一物求一卦以實之而後
可矣然孔子所不釋後儒何由知之且孔子所不
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

繫辭上孔疏云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強釋理必不通

象傳有尤簡略者蘇東坡私試策問云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爻辭旣已言之而孔子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願與諸君論之澧謂孔子作象傳每卦各爲一篇有韻之文六爻不可缺一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猶鄭志所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

乾爲天爲圓爲君云云朱子本義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閒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權載之明

經策問云巽之於人爲廣額白眼坎之於馬爲美脊薄蹄誠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瑣細黃東

發日鈔云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

然占得某象者即知為某卦禮案此當云占得某卦者即知為某象

禮謂東發之說蓋得之矣此章之象凡一百一十

三為數雖不多然其類甚備有天之類如乾為天震為雷

地之類如神為地大塗人之類如乾為君為父坤為母人身之類

如髮為廣類人情之類如坤為吝齋人病之類如坎

於人為加憂為動物之類如乾為馬為良馬為老馬為

牛植物之類如乾為木珍寶之類如乾為玉為金器物之

類如坤為釜物形之類如乾為繩直物色之類如乾為

黃為元以類推之必更多也此為占事知來之用所

謂遂知來物非為解經而作故求之於經多無之

且未必孔子所作乃自古相傳有此術後世如東

方朔管輅郭璞之流蓋得其傳者也蘇東坡雜記云成都費

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月為孝先所壞
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某年某月皆以金錢求
術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以金錢求
其卦影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隨在
而有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黃楚望易學濫觴云象學不易明探索四十餘年
及其悟也則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又云學易當
明象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說興忘象非王氏得
已之言也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
而不知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乾馬
坤牛所繫尙小又乾馬坤牛尙可知惟離爲牛則
最難知左傳曰純離爲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
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若益以說卦坤爲子母牛
又可強通乎哉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
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澧案說易而以明

象自任者莫如黃楚望其用力勞且久而牝牛子
母牛猶不能強通遂以爲小而在所後則與王輔
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異乎象不可明誠哉是
言也

楚望云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遂流於

煩瑣或涉支離誕漫禮謂若言象則惟有仍

從漢儒之說而去其煩瑣支離誕漫者若真欲明之則恐終古無斯人也

黃楚望又云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
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
其養則爭易首乾坤次以屯蒙需訟者爲此也上
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
以及天下之象又云卽如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
樂水在天上卻與飲食宴樂何關大抵天地開闢
以來水生物之功爲大凡飲食未有不出於水泉
者澧案黃氏謂序卦之象大而切然所說則不過

如此與伊川之明理亦何以異乎

伊川先生明理黃氏書中語也

繫辭傳以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四王輔嗣之注

尙辭者也直齋書錄解題譏其去三存一於道闕

矣王伯厚亦云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

闕乎

周易鄭康成注序

禮謂尙辭與尙變尙象尙占皆各

明一義儒者之書豈能責以備聖人之道乎尙變

尙象尙占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傳云聖人之情

見乎辭然則尙辭者雖不能備聖人之道固可以

見聖人之情矣蓋所謂思過半者矣

如文言傳說乾坤十二爻

繫辭傳說十九爻此孔子所說亦尙辭也

程伊川易傳序云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

則在乎人焉黃氏日鈔云伊川奪自千餘載之後

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

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

朱子語類云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卷七澧謂此可見孔子之說易尚辭矣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亦尚辭也

困學紀聞錄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卷一何義門評之云程傳中所取輔嗣

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澧謂厚齋所錄非但尚易之辭并尚輔嗣之辭矣此孫盛所謂

麗辭溢目者也

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

然所錄如大有六

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

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

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語類卷六十七輔嗣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厚齋摹擬輔嗣非以注經但入於自著之書則正合子書之體耳

惠定宇易學傾動一世平心而論所撰易漢學有存古之功孟氏京氏雖入於術數然自是古學學者所當知也所撰周易述淵博古雅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大謬也漢書儒

林傳云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滋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此趙賓謂箕子二字爲芟滋二字之誤也然則趙賓所見之易經本是箕子二字矣虞仲翔云箕子紂諸父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仲翔世傳孟氏易而不從芟滋之說可見孟氏易不作芟滋矣惠氏最尊虞氏何以於此獨不從虞氏乎然使惠氏竟從趙賓改經文爲芟滋猶爲有所依據乃改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并非從趙賓矣惠氏自爲疏云蜀才從古文作其子今從之又云施讎讀其爲箕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芟滋也又云漢宣帝以喜爲改師法不用爲博士中梁丘賀之譖也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澧案孟

氏易乃今文非古文惠氏尊信孟氏何以不從今

文而從古文乎謂施讎讀其爲箕此語見於何書

趙賓以爲箕子者萬物方菱滋惠氏則云趙賓以

爲其子者萬物方菱滋又見於何書若趙賓云陰陽氣無其子

其子者萬物方菱滋則鼎初六得妾以其子趙賓何不改爲得妾以菱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何不改爲謂梁丘賀譖孟喜尤臆度之語謂

班固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惠氏用何人之詞

爲實錄乎趙賓謂陰陽氣無箕子乃其巧慧之語

然陰陽氣何以有帝乙何以有高宗乎惠氏謂五

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

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如此說何以處虞氏乎

且坤六五黃裳元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

降乎顧亭林與友人論易書駁凡五惠氏好改經

必爲王者之說甚詳文多不錄

字此則改經并改史而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

張皋文云孟氏爲易宗無疑史稱孟喜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

易義別錄

澧案兩漢三國說易

之書自王輔嗣注之外皆散佚賴有李鼎祚集解得見一斑惠定宇周易述以集解爲本而稍增損之至張皋文乃獨取虞注因其義例而補完之以存一家之學此可謂好古矣乃因虞氏自言世傳孟氏易而推尊孟氏且信孟氏所言田生枕鄰獨傳之語又推而上之遂以爲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因虞氏而不歇滅層叢遞高至於聖人而後已

則太過矣且夫子之微言著在十翼安有歇滅之理乎

錢辛楣履卦說云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夬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

大失居非干履鍊之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
伊感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彖有不啞人之戒而
於六三著啞人之凶澧謂錢氏可謂善言易矣錢
氏養新錄於爻辰兩象易之類詳考之而其自爲
說則如此乃知易義切於人事治此經者勿徒驚
於古奧也

翁覃谿云今日讀易惟應翫辭以求聖人教人寡
過之旨至於窮神知化聖人尙謂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後之學者焉得而仰窺之

答趙寅
永書

澧案覃溪

不以經學名而此說則可爲說易者箴砭聖人說
過此以往一句限斷甚明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四句乃人理之極過此則不
可知

此疏語

至於窮神知化惟德之盛者能之學者

不得仰窺不必馳心於虛眇也

孫盛云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或知四字也

禮謂

此蓋忘窮神知化上文有未之

鍾會傳注

東塾讀書記卷四

東漢前書卷四

不與心驚不及與心於重湖也

東塾讀書記卷五

番禺陳澧撰

尙書

尙書今文古文近儒考之詳矣惟謂今之舜典亦爲堯典而別有舜典已亡則尙可疑也趙雲崧云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卽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卽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旣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疏餘叢考卷一此所駁最精密王西莊云堯殂落舜卽真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古史義例不可知尙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

知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又云王莽傳兩引十有二
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
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嘗災肆赦晉武帝
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
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
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真舜典已出熙非尚書儒
或未之見故云爾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
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
又云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
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馬鄭本猶存有識者
猶知援據也

並同上○禮案王氏所引諸書闕澧
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多已引之

案十有二州二月東巡嘗災肆赦肆類于上帝扑
作教刑皆在月正元日之前而未有引月正元日

以後之文爲堯典者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周磐專寫堯典劉熙言惟堯典存此可證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閻百詩云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

堯典

段懋堂古文尙書撰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

及逸書所載則可證

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

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

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

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

無疑

尙書古文疏證卷二

禮案謂舜典亡失者惟孟子趙注

數語似可據故閻氏從而衍其說然謂舜往于田等語為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非舜典則不可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語皆瑣屑謂為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事非舜典完廩浚井之事則是舜典豈可通乎謂舜往于田之類為舜典逸文乃臆度之

語非如江良庭王西莊孫淵如采輯太誓逸文之有實據也且江王孫三家采史記為太誓經文亦未盡確史記多以訓詁代

正字經文未必如此也

陳亦韓云本無別出舜典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而已虞夏之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為兩紀也經劉申受云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為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也書序澧案陳說通矣劉說以康王之誥為比尤通若云舜典亡失豈可

云康王之誥亦亡失乎

四庫總目載豐坊古書世學王心敬尚書質疑皆謂

二典合爲帝典提要引日知錄駁豐氏書而不駁其帝典之說駁王氏書云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

以處孟子亦未嘗云大學不可根據也

讀書序及鄭注又有可疑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作堯典鄭注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

虞書題下

孔疏

舜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

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注云入麓伐木

上同澧案如鄭

注之說則遏密八音以前事在堯時其爲堯典無

疑惟舜典序言歷試諸難似指慎徽五典至烈風

雷雨弗迷數事且鄭云入麓明是納于大麓然則

慎徽五典以下似是舜典矣且鄭旣以事在堯時

者爲堯典而入麓仍在堯時又不能無疑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述帝堯之德

僞孔傳但以欽

明文思爲四德以安安爲
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
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

曾南豐云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

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
南齊書目錄序豈荀子

所引道經之比哉

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

簡括極矣至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

釐治也熙庶績歸於此事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

是而歷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及今上至

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卽

所謂釐百工也若無歷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

歷爲要務也
治歷專爲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闢巧

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敝西洋人乃以

此自術阮文達公割圓密率捷法序云中土之書
也
明布列步天之士萬萬周行是所望
也此提倡中土歷算之學其意深矣

明明揚側陋而虞舜以孝聞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孝廉肇於此矣

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弊羣吏尚廉

漢之舉孝廉合於古帝王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古者也

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皋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焉

寬而栗直而溫

及剛簡二字與舜命夔同此舜禹皋夔所講尤後世學者所當講也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廉立寬三

字皆在九德之內

教胄子以詩言志此學問之最古者孔子教小子學詩卽大舜之教也歌永言者讀詩與讀書不同必長言以歌之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旣歌之則

有抑揚高下依其抑揚高下記其某字爲宮某字爲商又定某聲用某律則成樂章之譜可以八音之器奏之此以詩入樂之法亦千古之定法也

禹貢九州自冀之外八州皆先舉山川爲界後又有導山導水諸條爲地理之學者當奉以爲法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正是此法段懋堂爲戴東原年譜云 國朝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甯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澧謂山水二者又以水爲主蓋二水之閒卽知爲山脊明乎水道卽明山勢矣山水條理旣明然後考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爲某國某郡則若網在綱矣

說禹貢者至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而後瞭如

指掌前乎此則雖胡朏明之說亦有誤而說黑水

尤大誤昔人黑水之說不一惟以爲今之怒江者

爲是其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出西藏

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

危當在其地自此屈南流爲梁州西界至雲南曰

怒江亦曰潞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禹貢雍州

經文云三危既宅則導黑水至于三危者在雍州

境雍州西境其地甚廣哈喇烏蘇在河源之雍州境內也雍州

不近南海則其入于南海者必過梁州矣胡氏謂

雍梁黑水爲二然三危亦豈有二乎彼其所以致

誤者誤以怒江源在河源之東不能越河而與梁

州黑水接爲一川也由未得見康熙乾隆地圖故

也

禹貢鄭注謂今中國無黑水漢書地理志亦不

至

今瀾滄江而止卽地理志越雋郡青蛉僰水也

怒

江

又在西非漢時中國地但於滇池爲祠望

耳祀之

漢書地理志有功於禹貢者多矣而說南江爲最

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會稽郡吳

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可以補經矣漢之吳縣

卽今蘇州府吳縣吳縣南之水東流入海者婁江

也阮文達公辯初學記引鄭注之誤最精確而以

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爲南江說見浙則與班志

猶未合也運河之水南通錢塘江入海不得云東

入海也

東地北會于匯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此

注之意也

班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首受江

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

則太湖此南江也

自太湖蓋分江水首受江東入海此

南江之委也自太湖分出爲運河南通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班志之意蓋如此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瀆今已湮變詳見禮所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說禹貢必據漢書地理志然亦未可泥也班孟堅距大禹之時遠於今日距班孟堅之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則班氏之說禹貢未必盡確矣如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澧案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衡山在江之南自衡山過九江則至江北矣敷淺原當在江北安能在豫章郡境乎漢豫章郡地皆在江之南或班氏不信古文說姑存其說而已乎且禹貢九江在尋陽本可疑不獨敷淺原也衡山在湘水之西必先過湘水乃能過尋陽九江此亦可疑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鯨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

尚書反覆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
 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
 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為祕寶以為
 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為
 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為龜背有
 三十八字或以為惟有二十字見孔疏徒為臆度徒
 為辯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洪範以庶徵為五事
 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
 五事為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
 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
 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禮謂此漢儒術
 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出於春秋無陰陽五行之語

然既爲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世凶事

先見有不必以術數推求而知者如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貂盤及爲羌

百姓曰多太康中天下又以麁爲鉶頭及絡帶衿口

爲鉶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觀此

則五胡之亂晉之百姓既早知之矣何待儒者講洪

範講春秋推求五行而後知之乎

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

注云不度天性又引召誥節性惟日其邁文達解

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

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此講性字而

考據尙書真古訓也禮謂性所以當節者不但以

即性中之仁義禮智亦當節之仁義禮智亦有太過太偏者也

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殷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

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
 服于周成王又幼有家難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
 年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
 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
 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
 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
 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
 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
 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
 時洪大誥治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
 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
 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尙未及配
 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倅告成王成

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于城內宗廟之中入太室裸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于廟而未祀于郊與明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禮案周誥佶屈聲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之功斯爲最大者矣

周公所以必營維邑者夏殷建

都皆在今山西河南之地周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維邑而後去是武王始營維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爲土中庶幾諸侯皆

來和
會也

崔氏述豐鎬考信錄云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
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
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
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尚書尚書自堯
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虞夏
書文簡意深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
而有得焉於以輔

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澧謂崔氏讀經
而有心於治法非復迂儒之業良足尚也所舉三
篇皆盛治之文尚書二十八篇盛治之文多衰敝
之文少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而已微子篇云殷
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

乃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殷世衰敝之狀三千年後猶如目覩矣聖人刪定尚書存盛治之文以爲法存衰敝之文以爲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

閻百詩惠定宇攻僞古文搜考實證其僞已明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爲過

惜抱軒九

經說卷三

今無庸再攻擊矣然澧別有感慨繫之者僞

旅獒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知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矣是乃中國之福也彼徒以遠人格爲美談乃大惑也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謂顯與豈謂荒遠之國乎彼誤讀論語耳

段懋堂云當作僞時杜林之漆書古文尚書衛宏

之古文尙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尙書訓馬融之古

文尙書傳鄭君之古文尙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

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安有點竄

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馬鄭不

類以啓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蓋僞孔傳本

與馬鄭本之不同梗概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

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古文尙書撰異序焦里堂亦云釋

文不出鄭異字者卽僞孔本與鄭本同者也鄭本

略存於僞孔本中矣禹貢鄭注釋澧案此二說可以箴

砭江艮庭改易經字之病江氏好改經字乃惠定

宇之派雖云好古而適足以爲病也焦氏又云正

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鄭義略存於

僞孔傳中矣同上又云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而論

其爲魏晉閒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
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
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尚書補疏序澧案焦氏謂正義
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此未必盡然謂
置孔傳之假託而但以爲魏晉閒人之傳則通人
之論也卽以爲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

近儒疑僞孔傳爲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蠻傳
云以文德蠻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
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王肅云蠻慢也禮
儀簡慢與孔異洪範農用八政傳云農厚也厚用
之政乃成孔疏云鄭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
爲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
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

上下之例故傳不取澧案此皆傳與鄭說同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或王肅故爲不同以揜其作僞之迹歟

鄭義與僞孔不同有僞孔勝於鄭者焦里堂補疏序舉數條以爲傳之善其一條云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又一條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又一條云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罪人卽指祿父管蔡

澧案僞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非焦氏盡以爲傳之善分析未精

細也禮於讀毛詩卷內辯之

澧案僞孔善於鄭注者焦氏所舉

之外尚頗有之今不必贅錄蓋僞孔讀鄭注於其

義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廢也

僞古文經傳可廢二

十八篇僞傳不可廢若不僞稱孔安國而自爲書如鄭箋之

易毛則誠善矣

僞古文襲用諸經傳之語閻百詩惠定宇皆臚舉

之然孔疏已有指出者矣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

簣孔疏云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猶不爲山

故曰爲山功虧一簣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孔疏云

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潁是非

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所寶

惟賢孔疏云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之所寶

者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是謂寶賢

也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孔疏云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禮案如此之類孔疏於僞古文勦襲古經傳之迹已指出之矣

孔傳之僞孔疏亦似知之洪範農用八政僞孔云農厚也孔疏云鄭元云農讀爲釀故爲厚也金滕植璧秉圭僞孔云植置也孔疏云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此二條似知僞孔在鄭之後而取鄭說矣洪範三人占僞孔云夏殷周卜筮各異孔疏云周禮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慮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子春之言孔所不取洪範龜從筮逆僞孔云龜筮相違孔疏

云崔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元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此二條似知僞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而不取其說矣多士序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僞孔云殷大夫士孔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此

條又似知僞孔在班賈之後也

農用入政疏又言傳不取張晏王肅

近儒說尙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良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

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

孔疏云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

之救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

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

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

救乎

江訓養爲長與蔡異然不及蔡引蘇氏訓爲廝養也

召誥王敬作所不

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

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

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言處置之得

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僞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

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

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

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

我二人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

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已與召公也多
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討其倡亂執其
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愬也康
王之誥惟新陟王僞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江云
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諡故稱新陟王
秦誓昧昧我思之僞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
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
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
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
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
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
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

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

孫淵如疏此數條皆與江

氏略同惟戰要囚無說王西莊後案段懋堂撰異皆無說段惟以味味我思之如有一介臣二句相連寫之皆輕蔑蔡傳不屑稱引之也蔡傳雖淺薄亦何必輕蔑太過不屑引之乎近儒惟孔巽軒公羊通義引宋人之說甚多最無門戶之見也

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

合爲一書取尙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僞孔傳與史

記之采尙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尙書文

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尙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

聚而爲集解

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其兩說可兼存者如堯典欽明馬云威儀表備

謂之欽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雖兼存之疏中仲明鄭說爲長若不可兼存者如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罪人爲周公官屬則不采之疏中仍引而駁之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

段孫及諸家說尙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爲義疏其

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

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吾老矣不能爲也書此以待後人

東塾讀書記卷五

東坡詩集卷五

分列八

開然如故其真 雖善矣吾亦笑不強 豈也書世以

東塾讀書記卷六

番禺陳澧撰

詩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疏

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

澧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

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

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

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

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

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舊者也

阮文達公十月之交四篇屬幽

王說則以鄭說爲非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鄭以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八字非毛公所著乃後人著之故箋絕不言靈星之尸而亦不駁之也孔疏誤讀非毛公後人著之七字爲一句遂謂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矣

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

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藹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藹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何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

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毛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澧案此是毛公續序誤入於傳文之首也自節南山以下序言刺幽王者三十篇兩無正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頰弁車牽魚藻采
菽角弓隰桑瓠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二十四篇
之序次句以下皆言所以刺之意惟鼓鐘序只刺
幽王也一句其刺意未明故毛公足成之也節南
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小宛小弁六篇序亦只刺
幽王一句無足成之語以詩中明有刺語不必足
成耳

楚茨信南山諸詩無憂傷
之語故朱子不信爲刺詩

最可疑者酌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
以養天下也禮案遵養時晦毛傳云養取也訓養
爲取其義已難明鄭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
惡此不訓養爲取然又非序所謂養天下也此序
實未易明耳

關雎序說周南召南之語孔疏未明其意也周召

者周公召公采地之名周南召南者二公所主之地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地也周南召南地皆甚廣但舉二采地之名而其餘之地則以南字包括之者周召皆在北周南之地其化自周而南故以周南爲名召南之地其化自召而南故以召南爲名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其意如此也周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召南若夫關雎麟趾鵲巢騶虞諸詩出於周國中非二公所主之地而分屬二南者以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周公攝王者之事故以其詩繫之周公鵲巢騶虞是諸侯之風周之先王本是諸侯其教如此召公是諸侯故以其詩繫之召公序之所云其意如此也其末數句之意

則實難明故爲後人所疑矣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

一篇廢則一事缺其末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讀此序令人驚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

係者如此孔疏云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

語深悉此序之意矣

此序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文選謝叔源西池詩李善注

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此所引若

西漢經學存於今者惟毛詩

尚書大傳春秋段懋

堂爲毛詩故訓傳定本其題辭云讀毛而後可以

讀鄭是也然其定本則未盡善凡每篇傳首有興

也二字者段皆增經文二句於其上以無經文則

興也二字無所承耳然不必增也某篇幾章幾句

乃毛公之筆當連屬於毛傳之前

舊在傳箋後段移置序之前禮

謂當在序後傳前古者編也興也二字卽承此耳如關雎三

章一章四句二章一章八句興也其餘不必增而增者尤多如窈窕

幽閒也淑善逌匹也之上不必增窈窕淑女君子

好逌二句苻接余也流求也之上不必增參差苻

菜左右流之二句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上不

必增鐘鼓樂之一句惟宜以琴瑟友樂之之上當

增琴瑟友之一句耳如此則增者甚少不至處處

皆增大異於其舊矣段氏又有毛詩訓故傳微一書見阮文達公漢讀考周禮

六卷序今惜不得而讀之

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

其上雖彙至數十字皆不用也字此傳例也然有

不盡然者今考也字不合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

箋此由昔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文勢不斷

故增也字以隔絕之此已不當增而增矣段氏定
本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速匹也寤
覺寐寢也善字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氏亦未知
傳例矣何彼襪矣傳肅敬離和平正也肅敬離和
下有箋而和無也字此昔人增加之未
盡者繆木傳榮旋也成就也繁旋下無箋而昔人
亦增也字則以上文緩安將大下皆因有箋而增
也字遂相連增之耳○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俗學
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
可笑然則毛傳也字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法俗
巧言令色朱注巧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法俗
學知此者稀矣

毛傳一字訓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獲煑
之也之類其所訓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
用韻遂用服字以代思字詩意本說煑因用韻遂
用獲字以代煑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字訓爲思
之也煑之也後世作詩者亦多如此如杜詩奉贈
韋左丞丈云詩看子建親親近之也

哀王孫云慎勿出口段氏定本小箋云獲即鑊之

假借鑊所以煮物故煮之亦曰鑊此讀煮之也三

字為一句是也其於服思之也之上增思服二字

則讀服思之也四字為一句義例參錯矣獲煮二字韻同

部詩人用獲字蓋取其與莫絡數皆入聲此其用

韻之精密也○惟如憺如焚傳云憺燎之也憺非

用韻之字然此亦因詩人用憺字為焚意故訓為

燎之也凡詩一句兩字皆用如字者其兩字必相

類如切如磋如琢毛傳訓詁與爾雅同者如鴟鳩

王雎也孔疏云釋鳥文中可居者曰洲孔疏云

釋水文孔意以為毛公取爾雅之文以為傳也澧

案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亨

作詁訓傳則毛亨乃周秦閒人張揖上廣雅表云
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邾郡
梁文所考然則爾雅不盡在毛傳之前安知非爾

雅取毛傳之文乎

毛傳簡而精人皆知之矣其精而奧者如葛覃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澧案說文施旗兒旖旗旖施也移禾相倚移也此經施字乃旖施之施傳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猗那之貌傳訓施爲移葛藟之形狀如繪也故讀毛傳者不可不讀說文

敷施之施

說文作攸遷移之移說文作邊作施作移者假借字耳此經此傳則皆用其本義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孔疏引之而云毛意必不然然孔自爲說亦云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皆未得毛意也更有甚簡奧者載芟篇載穫濟濟傳

云濟濟難也乍讀之幾不可解讀鄭箋云難者穗

衆難進也而後明其意謂禾穗粗大稠密穫者難

入於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矣

段氏定本小箋

云濟同擠甚得傳意

毛傳訓詁之語有足以警世者召旻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訛訛窳不供事也此於衰世之人形容盡致孔疏云小人在位如此害及天下尤能發明傳意

毛公說詩之大義既著於續序中矣其在傳內者亦不少如關雎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鹿鳴傳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如此類者不可以其易解而忽之也又如苕之華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此語甚悲有無窮之感慨呂氏春秋觀世篇論治世所以短亂世之所以長蓋古之傷心人又如鳧鷖傳云太平則萬物衆多同此感慨矣乍讀之似但稱頌太平之語反而思之離亂之時

人烟且稀少況物產乎乃知毛傳此語之深警也

魚麗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再作此語意深哉
○桑扈篇君子樂胥受天之祜箋云胥有才知之
名也賢者在位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孔疏
云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孔冲遠讀此
箋能反而說之善
說經者當如此

毛傳多載禮制如葛覃傳云古者王后織元統公
侯夫人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
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靜女傳云古者后夫
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
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
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
進之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小記以成
法如此者皆禮記之類也

葛覃傳云古者女師教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草蟲傳云嫁女之家不熄火三日思
相離也如此之類則已載於禮記矣

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
夏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節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
于室一節緜傳古公處豳一節虞芮之君相與爭
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皆外傳
之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
然因經文卜云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亦外傳之
體也

荀子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
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大略篇據此
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
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
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

本義

采雜說非本義蓋專指外傳而言

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

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

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

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

詩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

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

觸發非後儒所能及

韓非有解老篇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傳之體

其解老即內傳也

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

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

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

說不專解詩果當時本書否

二卷

杭堇浦云董生繁

露韓嬰外傳偃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古文百篇

序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

皮襲美讀韓詩外傳云韓氏之書抑百家

崇吾道至矣如襲美者乃能讀韓氏書者也○韓詩外傳采阿曲處子一事蓋明知此乃雜說不足信但欲證明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義耳近人刻外傳者刪之其意甚善然傳刻者多豈能盡刪乎

鄭君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

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兩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

清人序云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箋云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此序

語意甚明而鄭君必解之者殆亦有所感也注心於利衰世之風必如是矣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

釋文

此數語字

字精要爲主者凡經學必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

可以爲輔非必入主出奴也表明者使其深者畢
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
爲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爲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
爲非也然而不敢言其非下己意使可識別者易
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敬先儒也讀者當字
字奉以爲法

鄭君專於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采蘋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毛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鄭以季女設
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賓之初筵大侯
旣抗弓矢斯張毛以爲燕射鄭以下章烝衍烈祖
則是將祭而大射鄭難毛者惟此二條蓋於禮有
據雖難毛不嫌也然有拘於說禮而失之者鳧鷖
序云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爲祭宗廟

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
四章祭社稷山川五章祭七祀然詩中實無此分
別且三章爾酒既湑爾殽伊脯箋云天地之尸尊
事尊不以褻味涕酒脯而已孔疏云其實天地之
祭更有殽饌此則覺箋之疏失而微破之矣詩但取湑
也脯與渚處下爲韻耳云伊脯此鄭拘於說禮之病者不可云既脯故變其文也

也綠衣箋云綠當爲祿然禮有祿衣無祿絲拘於
說禮而破字尤其病也

斯干似續妣祖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
亦箋之拘於說禮望文生義孔疏則云先妣後祖
者取會韻也此說最通詩是有韻之文其文義有
不可拘泥者如絲衣自羊徂牛鼎及鼎傳云自
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傳亦望文生義疏云鼎

則先大後小者取犇爲韻澧謂先羊後牛亦取牛

爲韻疏未明言耳其餘如小星三五在東采菽元

袞及黼生民載震載夙或簸或蹂邠顧予烝嘗疏

皆以爲取韻不拘泥文義此疏之精善處也天保禴祠

烝嘗疏云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

不依先後此言便文卽取韻也○卷耳我姑酌彼

兕觥葛屨可以縫裳賓之初筵俾出童殺皆是取

韻不必拘泥觥爲罰爵裳爲下服殺爲羊不童也

童殺猶言童羊亦如肥豸猶言肥羊三百篇此類

甚多也說經者當先解其字再說其意如觥當先

解爲罰爵再解詩意只說爵

耳不必泥於罰也餘皆倣此

毛傳不破字然小旻是用不集傳云集就也卽是

讀集爲就與猶咎爲韻錢辛楣養新錄之說此與破字無異

矣鄭箋多破字如七月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饔

饔酒食也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當謂田畯來至

見勤勞故喜樂耳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

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宜爲存立衆民也禮謂如

此類皆不必破字然如常武鋪敦淮瀆箋云敦當

作屯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

敦厚之陣也此則屯卽布陳敦厚之意鄭雖破字

仍與毛義同釋文至喜鋪敦下皆云王申毛如字此王肅有意與鄭立異耳敦字不必

也申毛斯干無相猶矣傳云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

瘡病也孔疏云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

惡之事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瘡猶瘡聲相近

故知字誤也此則鄭破字爲長矣

毛鄭訓詁似異實同者孔疏屢言之矣如車牽以

慰我心傳云慰安也箋云以慰除我心之憂也疏

云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生民以興嗣歲

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疏云

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凡鄭非異於毛及微異而亦同者讀者但當如此通融之至如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云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疏云溢慎釋詁文易傳者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小旻謀猶回遘何日斯沮傳云沮壞也箋云沮止也疏云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爲密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爲法矣

鄭與毛大不同者關雎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

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此毛以爲后妃是
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謂毛以爲后妃思得淑女
强毛從鄭然毛傳是字豈可强解乎箋所云爲君
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與列女傳同列女傳云湯妃
有嬖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詩
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
妾母儀傳劉子政所說蓋魯詩也然亦似以淑女指
有嬖非指九嬪且車輦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
君子其四章陟彼高岡箋云此喻賢女得在王后
之位然則關雎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亦是淑
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鄭君何以云三夫人以下也
大戴禮保傅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
之乾《》皆慎始敬終此言婚言乾《》言慎始皆是

言夫婦非言嫡妾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

南矣乎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綱之首是

夫為妻綱非言嫡妾三國志程秉傳孫權為太子

登嫔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還秉從容進

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

為稱首秉逮事鄭君見本傳而亦不從箋說可謂不

苟同者矣唐來鶴隋對女樂論云高祖謂羣臣曰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隋文悅

噫暉遠引詩臆對恣率一時之言頗味二南之旨

唐文

疏強毛從鄭者○凡引唐人文無其集者皆見全

王肅之說有是者有非者當分別觀之薄汚我私

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毛傳云汚煩也私服宜澣公

服宜否此毛以私與衣皆是私服汚與澣皆是澣
孔疏云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擗澣濯其私衣是也
此毛傳所說甚明王肅述之不謬宜孔疏取之也

鄭箋

云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此則考槃疏云此
公服宜不澣者與薄澣我衣不合也

也

篇毛傳所說不明王肅云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
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
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此毛傳簡略王
肅能得其意宜孔疏亦依之也武人東征不皇朝
矣王肅云不暇修禮而相朝疏引之云此自王肅
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
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受命出征無暇相朝不當
以此爲怨王氏之義不爲長矣此取王說訓皇爲
暇其以朝爲相朝則不取之甚能別擇也混夷駮

矣孔疏云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
混夷伐周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然周之正月柞
棧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
殊此則王肅謬說疏駁之甚當也至王肅謬說而
疏從之者如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不崇朝而天
下清明孔疏云毛以爲會值甲子之朝王肅云以
甲子昧爽與紂戰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
日之朔非訓會爲甲此疏說誤也傳訓會爲甲疏
連讀會甲二字以爲會值甲子不成文法且引孫
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毛傳乃詁訓之
最古者更何俟他求乎

段懋堂小箋陳碩甫疏已
解會訓甲之義此不復贅

說

王肅自謂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維禹甸

之毛傳云禹治梁山此治梁二字用禹貢治梁及

岐之文也梁山近岐則韓近岐無疑矣日知錄云

其地此亭林未悟毛傳用禹貢之文耳且不獨王

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水

注聖引此竟不述毛矣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

侯其國地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志氏

此不知出於三家詩抑王節信臆說然總之非毛

說也燕師所完鄭箋云燕國與韓遠故訓燕爲安然文之

義不順朱子集傳云燕召公之國也召公爲司空

日知錄駁之云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

者禮謂當時燕師至韓必有其故不可懸斷其必

無也日知錄又以其追其貉乃東北之夷然詩言

因時百蠻又可以百鄭王說周公東征之事大不同攷之詩書武王崩
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爲鴟鴞

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政

致太平鄭君之說皆不誤惟金滕云罪人斯得謂

得知流言出於管蔡

此江良庭集注音疏之說

鄭以爲成王收

周公官屬此爲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二年爲作

大誥而東征以罪人斯得爲殺管蔡

見齒譜孔疏○金滕僞孔

傳與肅說同

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

見齒譜疏

汪容甫述學

又以王說傳合說文

周公居東證

澧案鴟鴞篇云旣取

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

毛意以大鳥取我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

管蔡附己將毀周室也說文云擘治也引周書曰

我之不擘許意謂不治流言所自起則無以告先

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

皆不可通金滕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管蔡叛

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

偽古文蔡叔于郭鄰此以流言即誅囚與王說同可知

偽古文也乃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管

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偽王云二年克殷

殺管蔡三年而歸見幽譜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

年參差不合而爲之彌縫耳汪容甫云公避位以

足乎若用死士則公雖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

逸周書作維解之文則孔晁注已

陸機疏與毛鄭不同者山有苞櫟隰有六駁陸疏

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

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

木相配不宜云獸孔疏云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

不然澧謂陸疏誠有理矣然尚有可疑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駮食虎豹乃希有之獸豈得云隰所宜有竊疑箋亦以駮爲木名其無易傳之語者更疑傳本有樹皮似駮馬之語其後脫之鄭所見之本則未脫耳不然則此箋不可通矣

王伯厚云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

諱匡字改爲康

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

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

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

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

殘之陋詩致序澧案賈逵崔靈恩之書爲朱子集傳

開其先近儒攻擊朱子者豈未見王伯厚之說乎

且鄭箋亦兼取三家說不獨賈逵崔靈恩也阮文達公

詩書古訓采諸經及諸古書說詩之語亦朱子集傳之意徐氏敷詩經廣詁亦然徐氏所附之說多

與朱子集傳之說同陳碩甫毛傳疏亦然澧門人趙子韶皆摘出之此可見集傳之善雖欲蔑棄之

而不能也

四庫總目提要云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

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澧案朱子語類

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此四句儘說得好卷八十一小序之精善

朱子未嘗不稱述之也行葦首章朱傳云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慤慤

篤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禮案小序至於詩云行葦忠厚也朱傳正可發明序意也

珍傲宋版

中訓詰固多用毛鄭而其解釋詩意則有甚得毛

義勝於鄭箋者如我心匪鑿不可以茹鄭箋云鑿

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

是鑿此與毛意不同下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

尚可卷然則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毛意亦當以爲

鑿尚可茹朱傳云我心匪鑿而不能度物得毛意

矣又如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云有不還者有

亡其馬者是毛意以二者皆實有之事鄭箋云今

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此亦與毛意

不同朱傳云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得毛意

矣毛傳簡約鄭箋多紆曲朱傳解經務使文從字

順此經有毛傳鄭箋必當有朱傳也

朱子語類云陳君舉說

雖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卷八十一朱子

為君子之仇匹鄭氏也如此說了

非后妃求淑女是鄭如此說而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

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孔疏云鄉

飲酒禮注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以注禮時未

為詩箋故同舊說澧案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

傳云周行大道也此從毛傳及儀禮禮記鄭注說

實長於箋說也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也

孟班

堅辟雍詩云示我漢行李善注云毛詩曰漢行李

德行班氏以周行之周為代名故擬之曰漢行李

善則不可以周為代名故引示我顯德行也○道德

道路皆可謂之道卷耳之周行乃大路也周行猶

云周道猶云道周也○近見胡墨莊毛詩箋說此

詩亦引示我顯德行但澧之書已刻成故不刪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傳云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傳云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此朱子不從傳箋而自爲說者實則古有此說墨子明鬼篇云若鬼神無有則

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朱子之說與此暗合

左阮文達公云文王在

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皆非大雅

文王詩解

澧案宗祀明堂之說朱子所未及其以文王之神在天上則文達之說與朱子同如文達之講

漢學真可以爲法此詩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

實是若拘守毛鄭而不論其是非則漢學之病也

戴東原詩經補注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

勞而作也此從朱傳之說不從序說平心論之序

說雖古義而朱說尤通故戴氏從之也

實彼周行朱傳以爲

實所采之卷耳於大道之旁乃通戴氏云二章三

章四章則朱說亦未安陳長發稽古編駁之云登

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

是也戴氏云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

子且酌以解其憂也此實勝朱傳之說不拘守毛

鄭亦不拘守朱傳戴氏之學可謂無偏黨矣

賓之初筵朱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

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意與大雅

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澧案此詩

無自悔之語與抑戒似不相類且武公赫咍威儀其所與飲酒之賓亦未必至於號呶亂籩豆朱子謂當從韓義未免偏見蓋有意於存韓義遂不覺其偏耳說經不可有成見如此

東門之墀序言刺男女相奔溱洧序言刺淫風大行序未嘗不言淫奔也朱子則不以爲刺而以爲淫奔者自作甚至風雨思君子亦以爲淫奔誤之

甚矣

類弁篇既見君子庶幾說懽罔桑篇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與風雨篇既見君子云胡不爽

無異也何以風雨篇獨爲淫奔乎

惟靜女篇則真難解其言此女

俟我於城隅又貽我以物我悅其美若稱譽賢女豈容作此等語必至投梭折齒矣毛鄭曲解之俟我於城隅解爲自防如城隅說懽女美解爲女史說懽妃妾之德美人之貽解爲遺我以賢妃文義

皆不可通澧案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

無德此序語意未了蓋謂諸侯當求賢女以爲配

也呂伯恭讀詩記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關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呂氏據張橫渠之說以爲靜女在後宮後宮西北乃城隅

此則不然也諸侯之宮前朝後市後宮西北安能近城隅乎二章言賢妃貽我

以彤管女史之灋可說懌呂氏此說可通矣其云

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謂田官獻新物於

君乃用之以荅彤管之贈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

德美之人是貽耳此說則仍未通蓋三百篇中此

篇當如食肉不食馬肝耳定九年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孔疏云

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此則竟以爲上下二章本可

矣

陳季立讀詩拙言曰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

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真廓乎
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
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故誰適爲容閨怨之貞
志也與子偕作塞曲之雄心也於女信宿戀德之
惓衷也投畀豺虎疾惡之峻語也樂子無知傷時
之幽憂也攜手同行招隱之姱節也斷壺剝棗田
家之真樂也魚鼈筍蒲餞送之清致也示我周行
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謀遠遊之博采也實命不
猶自寬之善經也我思古人拔俗之卓軌也後世
風流文雅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典乎好樂無荒恬
淡而慮長匪我思存紛華而不亂泌之洋洋素位
而止足在水中泚迹近而心遐振鷺想君子之容
也白駒繫嘉客之馬也後世清隱高遜之士言之

能若此之婉乎濟濟多士美得人也有嚴有翼修
戎政也公孫碩膚昭勞謙也萬邦作孚廣身教也
此盛世之風綦隆之泰也變雅所詠尤可繹思滄
滄泚泚百官邪矣亶侯多藏寵賂彰矣婦有長舌
女謁盛矣莫肯夙夜庶政隳矣爲鬼爲蜮讒夫昌
矣俾晝作夜酒德酗矣自有肺腸朋黨分矣民亦
勞止百姓困矣此周之衰也亦漢唐宋之所以亡
也後世經綸康濟之士言之能若是之詳乎反是
不思亦已焉哉謀始之箴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令終之戒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道之徵也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策名之則也白圭之玷尙可磨
也何言之可輕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微之可忽
秉心塞淵駮牝三千何事之非心旣作泮宮淮夷

攸服何教之非政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何化之
不可行盡瘁以仕甯莫我有何變之不可正及爾
出王及爾游衍何天之不爲人噂喑背憎職競由
人何人之不爲天是合內外貫始終一天人道德
性命之奧也後世講學談道之士言之能若此之
審乎故詩也者辭可歌意可繹可以平情可以畜
德孔門所以言詩獨詳也澧謂陳季立可謂善讀
詩者凡說詩者多解釋辯駁然紬繹辭意之功不
可無也平情畜德其爲益深矣其爲用大矣竊欲
以季立此論爲治此經者勸焉